

身体的隐性结构

命运叙事与内在显现

赵羽彤 | 艺术家总立论与长期项目说明 | 2026

项目定位

《身体的隐性结构》是一个关于关系、记忆、照料、语言与主体性形成的长期艺术项目。项目研究身体如何承载被给予的关系条件，并在姿态、节奏、沉默、行动、物质表面与空间距离中持续显现。

“命运叙事”构成项目的时间性研究框架。它指向主体能够明确选择之前已经发生的塑形过程：家庭分工、亲密关系、资源交换、情感责任、性别化社会期待与被继承的语言，如何参与形成一个人的感知、价值判断和行动能力。命运在这里是一种关系性的条件，而非固定的生命脚本。项目将这些条件从私人叙述中抽离出来，置入身体、时间、权力与形式的关系中重新观看。

“内在显现”构成项目的视觉方法。它处理一个存在更深处的结构、频率、力量与精神质地，如何通过图像、材料与空间暂时获得可感知的形式。它不是另一套独立主题，而是《身体的隐性结构》及其四阶段作品得以展开的形式语言。

三者共同构成清晰的工作关系：**《身体的隐性结构》是当前主体项目；命运叙事提供横向的时间与研究结构；内在显现提供纵向的视觉与材料方法。**

艺术家陈述

我的创作关注身体如何成为关系、记忆、语言与社会经验交汇的界面。身体保存尚未被说出的内容，也记录关系所留下的节奏、停顿、警觉、耗损、顺从、抵抗与重新聚合。记忆由此是一种持续作用于当下的力量：它改变人与自身、人与他者、人与空间之间的距离，也改变一个人如何理解自己能够成为谁。

项目的经验起点来自照料、沉默与情绪劳动如何被自然化。亲密关系和家庭结构中，照料者、调停者、秘密的保管者常被期待保持温柔、稳定与可用；劳动缺少署名，情绪缺少位置，身体承担了安慰、秩序与修复的责任。作品将这种经验放入更广泛的关系与权力结构中，研究谁被赋予说话的权利，谁承担情感劳动，谁拥有分配时间、能量与边界的能力。

绘画、材料实验、文字与空间装置共同构成转译机制。缠绕、覆盖、压缩、悬置、沉积、断裂、透明与留白，成为关系记忆的视觉语法。创作使经验离开封闭的自传，进入能够被观看、被感知、被比较和被持续研究的形式结构。

我关心的并非伤口的陈列，而是主体性如何在被给予的条件中逐渐获得形状：身体如何重新辨认自己的感受，语言如何重新取得命名能力，行动如何从维持他人秩序转向建立自己的生活、工作和形式。

这套创作体系建立于一种参与性的观看位置。主体仍然承受其生命条件，也开始观察这些条件如何进入身体、关系与行动，并在形式中重新组织它们。这样的观看并非抽离经验，而是在经验的温度与反思的距离之间建立工作位置：身体保有感受，意识获得命名、辨认与转译的能力。经验由此成为作品的材料，而不再占据作品的全部结构。

内在显现：视觉方法

“内在显现”研究可见层与内在层之间的张力。可见层保留现实的重量、尺度、表面与识别度；内在层通过透明、遮蔽、错位、光感、密度、材料阻力与空间间距，形成一种无法被单一叙事固定的状态。两层之间的穿透与距离延长观看的时间，使观者从对象识别进入对对象如何存在的感知。

在这一方法中，表面成为沉积、遮蔽与显形发生的界面；材料成为时间和关系压力的载体；文字成为命名、删节、停顿与回声的痕迹；空间成为身体与关系距离的组织方式。图像、材料与空间共同建立一个观看场，使意义保持生成性，并为尚未被说尽的经验保留停留的位置。

形式承担经验的复杂性。材料的厚度对应记忆的沉积，透明度对应可见与不可见的交界，间距对应主体与关系之间的边界，重复与修正对应时间在身体中的作用。形式由此既具有感知的强度，也具有伦理上的准确性：它使经验保留其具体重量，同时进入公共观看。

四阶段：命运叙事的时间结构

四阶段不是线性的治愈模型，也不是个人传记的简单重述。它们是同一组关系结构在不同观看位置上的展开。每个阶段具有独立的研究问题、形式逻辑与作品主题；四者共同构成项目从被塑形、到命名、到物质化、再到存在性观看的纵向发展。

第一阶段 | 被给予的身体：隐形献祭

第一阶段研究主体如何在关系、家庭和社会规范中被预先塑形。身体先于意识学习顺从、承担、解释、照料与维持稳定；欲望、拒绝与行动被延迟，个人能量进入关系系统的运行之中。

这一阶段关注关系优先、隐形协调、被迫成熟、情绪劳动、无署名照料、价值被夺走与主体边界的消隐。它将“懂事”“体贴”“有用”“不要麻烦别人”等日常语言置于观看中，考察这些表面温和的规范如何逐渐塑造一个与自身欲望失联的身体。

作品主题包括《献祭者没有名字》《过早长大的孩子》《家是一场无法完成的返回》《这不是我的秘密》。形式围绕包裹、遮蔽、缝合、封存、固定姿势、删节文本、重影字幕、空间隔断与无法完整抵达的房间展开。作品使照料与沉默的结构获得可见的重量，并建立对“谁在承担、谁在被看见”的观看。

第二阶段 | 从献祭中回来：返回命名与重新成为行动者

第二阶段是项目的当前命题：**从献祭中回来：关于身体、沉默、照料与重新成为行动者。**它研究主体如何从关系优先、过度承担与无署名照料中逐渐取回时间、声音、价值和行动能力。

“返回命名”意味着语言从解释和回应他人需要的工具，转化为辨认自身经验的方式；“重新成为行动者”意味着行动从维持关系系统的功能，转化为建立生活、工作与创作秩序的实践。主体性在此是一种持续获得的关系位置：身体开始辨认哪些感受属于自身，哪些责任来自外部；拒绝、边界、重复性制作与日常节律成为重新分配能量的方法。

作品主题包括《每一笔，取回一点自己》《停止解释》《行动本身就是边界》《重新拥有身体》《归还不属于我的情绪》。形式可以由日常记录、标记、清单、重复性绘画、行动谱、时间性装置、被修订的文本和逐层显露的表面构成。每一次制作都成为一次微小而具体的边界实践：它留下痕迹，也重写身体与世界的距离。

第三阶段 | 重量与形式：无形经验的物质化

第三阶段研究被取回的能量如何获得材料、尺度、重心、结构与持续性。主体性不再主要通过防御或自我确认来表达，而进入形式如何承重的问题：经验如何离开个人叙述，成为能够自行站立、具有独立观看强度的作品。

这一阶段关注身体的重力、暗处的材料、无形之物的重量、语言的沉积、内部尺度与手的纪律。记忆、欲望、温柔、自由、劳动和沉默，被转译为表面的密度、材料的阻力、空间的空白、作品的尺度和制作过程的时间。

作品主题包括《身体开始有重量》《暗处的材料》《无形之物的重量》《语言的骨架》《形式自行站立》《一座能够承受梦的房子》。这一阶段使创作从“关于我的经验”转向“经验如何形成材料秩序”，使作品的形式自主性成为主体性在艺术中的成熟表达。

第四阶段 | 主体之后：显现、消逝与存在

第四阶段将观看推进到主体性建立之后。项目转向时间、衰退、空缺、消逝与存在持续发生的条件，研究当名字、角色、身份、作品乃至身体都处于变化与退场之中时，形式如何仍然保持感知的能力。

这一阶段关注身体的限度、消逝中的亲密、不可保存之物、失去之后的价值、名字之外的语言以及显现与撤回之间的结构。亲密不再以占有、保存或互相需要来证明；形式允许事物离开，同时保存它曾经存在的痕迹与回声。

作品主题包括《临界的呼吸》《离开之后的亲密》《没有价格的事物》《名字之外》《仍然工作的手》《无中心的房间》《显现与撤回》。这一阶段将项目从个人命运推进到更广阔的存在性观

看：形式面对有限性，却持续回应世界。

作品系统与展览逻辑

《日记》《毛线球》《存在过的证据》构成贯穿四阶段的作品系统。《日记》从经验的局部、记忆的片段和感知的偏移出发，将现实内部的压力压缩为图像结构；《毛线球》以缠结、卷聚、堆积与牵引研究柔性结构如何承载关系和存在的重量；《存在过的证据》关注对象退场之后，存在如何通过膜层、裂隙、沉积、磨损与局部痕迹继续成立。

展览被理解为一个具有节奏的观看环境。平面、物件、文本碎片、透明介质、光线与空间单元彼此关联，使观者在接近、辨认、迟疑与停留之间移动。展览不以结论覆盖经验，而通过材料密度、空间间距与观看路径，使复杂经验保持含混、层次和开放性。

对外项目简述

《身体的隐性结构：命运叙事与内在显现》是一项以绘画、材料、文字与空间装置为核心的长期艺术项目。项目研究关系、记忆、照料、语言与社会秩序如何进入身体，并通过图像、材料密度、透明关系、空间间距、遮蔽与光线获得形式。命运叙事提供项目的时间性研究结构；内在显现提供可见层与内在层之间的视觉方法。作品在现实的表面与难以直接命名的状态之间建立观看路径，使观者进入对身体、时间与存在密度的感知。

项目定位语

以身体为关系与记忆的界面，以命运叙事组织时间结构，以内在显现发展视觉语言，使不可见的主体经验获得物质性、空间性与独立形式逻辑。